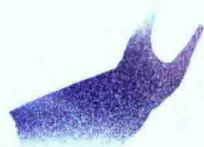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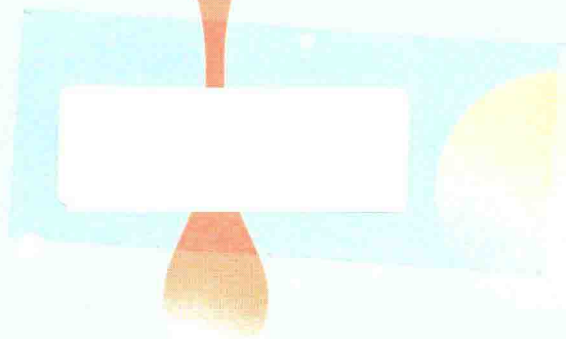


# 暂停键

黎紫书



暂停键

黎紫书

著作权登记图字：01-2015-4705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暂停键 / 黎紫书著. —北京：新星出版社，2016.1

ISBN 978-7-5133-1847-1

I. ①暂… II. ①黎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44682号

## 暂停键

黎紫书 著

责任编辑 汪欣

特邀编辑 侯晓琼 薛茹月 袁丽莉

装帧设计 韩笑
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责任印制 李海坡 史广宜

出版 新星出版社 [www.newstarpress.com](http://www.newstarpress.com)

出版人 谢刚

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

电话 (010)88310888 传真 (010)65270449

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
电话 (010)68423599 邮箱 [editor@readinglife.com](mailto:editor@readinglife.com)

印刷 盛通(廊坊)出版物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80毫米×1270毫米 1/32

印张 8.25

字数 161千字

版次 2016年1月第1版

印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133-1847-1

定价 35.00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；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发行公司联系调换。

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
[www.readinglife.com](http://www.readinglife.com)

出 品



目录

1 冷眼情深的老灵魂旅者

7 这世界上另一个我

寄北

17 射手座人语

20 笑忘书

24 写意

27 37 协奏曲

30 清明志

34 夏季快板

38 静思雨

42 尾声

46 当时明月在

50 醉不成欢

53 秋日症候群

57 爱别离

- 61 掌故  
65 年度祷告  
69 二月雪

## 西走

- 77 晚上九点的阳光  
80 暂停键  
84 左手世界  
88 遣悲怀  
91 挽  
94 空格的隐喻  
97 听·从  
102 梦有所  
107 行道  
111 方寸  
115 印象派女人





- 118 日月迈
- 123 在我很安静的时候
- 128 在那遥远的地方

### 逐处

- 137 味觉成都
- 141 越境速写
- 146 一月的河
- 149 离骚
- 152 字冢
- 157 湛寂时
- 160 魔镜
- 164 你不是别人
- 169 瓶中书
- 174 耳语
- 178 当我们同在一起



181 拾朝花

## 起点

189 乱码

## 友人书

229 关于那些认真的事

234 偷窥黎紫书

238 停不下来

242 绵绵若存，用之不勤

246 人间行者的诗意栖居

249 误读黎紫书

## 冷眼情深的老灵魂旅者

钟文音

不动念或就不寂寞了。

感情总是这般地付与断井颓垣。

何必想起？记忆是什么？我和世界的关系？在时移忆往中，紫书层层叩问，却又如老僧入定般冷然世事。

她通过所见之物，勾起心头的幻影，因为对境而遥想起许多埋藏心海的想望。旅行的对境一一滑过，旅者之心是黑暗之心，在景致不断移动中，试图联想或者沉坠，心影明明灭灭。但即使再冷然，即使再淡漠，人与人的遭逢，物与物的对位，仍将记忆形塑成各种形体，甚至转化成空气、意念，无孔不入。最后被旅者打捞上岸的是文字，那样冰雪聪明看尽世事沧桑的眼，这是何等的一双眼，我是这样地想着，在读竟黎紫书的散文《暂停键》后，我的思绪也“暂停”了好久，久到就像一架午夜等待启航的飞机，闪烁着微光，即将冲刺起飞，离开地球，往空中两万八千英尺上攀升，然后思考人的“存在”。

这是黎紫书的移动之书，但读来更像是她的哲学之书。



和紫书为台湾东华大学驻校作家的前后期，这样的关系很像是入住旅馆的前后期“房客”。她睡我睡过的床，她用我沐浴过的浴室，她照照过我的脸的镜子，她喝过我泡过茶的杯子，但我们没有交集，我们的交集更像是神交，更像是她欲图探索的旅人时间与空间的“我在”或“我不在”。

和她同为文学奖评审，她的评语总是简洁扼要，但切中要害。吃饭说的话也都刚刚好，冷与热之间，有自己的温度。就像她的散文，既暴露自己，但读者又什么私密也读不到。

我同是个移动者，浪游者，她笔下的心情总能把我带向不知名的远方，远方没有名字，只有存在。

如果时光筛漏杂芜，那么这十几年光阴浪游的旅程所凝结的记忆会剩下什么？

在读紫书的文字时，思绪也不免会落入自己的往昔。我假想自己像电影《烈火情人》的那个背德者，在人情全褪色，在往事皆告别，一个人独居小岛的黑暗小房，目睹巨大照片涌进目光，倒带成了生命机器最后的唯一转动。

年轻时浪游，年老时回忆，如果我回问自己，最后凝结在浪迹天涯的光阴胶卷里的是什么？

我想我会回答：感情。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感情才展开脚程，这感情是一种经历，一种心有戚戚焉。

大至和历史典故人物碰撞，小至和一个陌生人的萍水相逢……所见皆因这个“我”赋予意义，连搭错车相逢了无预期的人也美；所遇皆美，连被偷了钱包也还是觉得旅行美，因为有故事；所吃皆美，连只是吃到一碗拉面都美；所穿皆美，连只是买到一个跳蚤市场的阿嬷旧皮包都无限地美，因为物我两忘。紫书的散文其实给的不只是她自己的心情忆往，她给的是实，是一面镜子，让我们在她那微细的观察与独树一帜的文字节奏与腔调里，照见了自己的人生历历刻痕。

但紫书却刚好相反，她很容易删除脸，心的行李是愈轻愈好，因为她在旅行，而人世何尝不是一场旅行。（这也是我要学习的。）

紫书基本上是不眷恋的人，她写到大爱大恨太疲惫，反而是那些不起眼的“微物之神”让记忆按下关键时间点，紫书说没读佛经，但通篇却是充满对轮回无常的吊唁，对黏稠感情的警觉与疏离，对四季与空间的感怀，对移动的时间之记忆探勘。

有趣的是，这本紫书的书里的篇名恰巧竟有我和台湾小说家骆以军的两本书名：《爱别离》《遣悲怀》，为此我感到极其亲切。

旅人闯入别人的空间，旁观他人的苦痛。

有意思的是，紫书观察的都是如此被忽视的“微尘众”：再见啦。答应我，好好度过你的余生。与蟋蟀告别后，我穿过曲折

的石板小径走到小区的一家小商店买早餐面包。路上有成群的蜻蜓绕着我飞舞追逐。夏天啊夏天啊，天堂大门前的末日花园。

这让我也想起自己曾发生过深刻感悟，但属于我的旅程却都是“巨观”的世界：那是在旅行耶路撒冷时，眼见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日日生活在危险的火光里，然而他们对于生活平常细节依然注重，即使死神环伺在旁。他们依然对于可能毁于烽火于一夕的建筑打造得谨慎井然华美。（反而台湾处处可见铁皮屋。）

所以旅行其实是很个人“本质论”的，人的质地属于哪一种，恐怕就避不开对旅地的感受面向，一如文字。紫书开篇即写道：“苦思着生命中若不曾如此殷切地想象过这样一只蝴蝶，并且相信它，让它终于壮大得可以冲出那气泡般脆弱的想象本身；如果不是它说服了世界成全它的存在，甚至引着我放下手中的一切，追随它去走一条迢迢漫长的路，此刻的‘我’会是谁？是怎样的一个人？正在干着什么？”

她在世界中察觉了自己的存在。

她对生命的生灭——通过年轻时的游走他方有了更深邃的体悟，恍如“伪”云游僧，为文字托钵，为承受时间惘惘与不再重返的记忆而落笔。表面的冷，其实埋藏着菩萨“低眉垂目”的不忍，看着春与秋，看着青春的肉危身脆，但绝不滥情，也不让自己的心坐困愁城。

十分自信地让大千世界化为一叹，让充满忧伤的心让灵巧的

笔流泄慧眼。

紫书是老灵魂，她的眼光与腔调，像是一出生就拓印着特有的苍老记号，是可以直探底层的我辈，一如见微可知秋，见生如见死，见爱已见悲。

文字利落下——却不断泌流着惶惺悲秋之气。

微观世界的书写有如天使在指尖上跳舞，令人拍案叫绝。

我在世界行旅，如今重又在紫书的文字中旅行。

文字已是旅者的印记刻痕。

这世界过于喧哗，但托钵的慧眼旅者行过却顿然都收纳在心海里，不断沉淀——然后荡漾出一篇篇好文。轻易地写出如笔记式的一篇文章，像逝水年华，如时间回忆录。

但紫书并不特别信仰什么，也不会因为想要渴望回到“旧的好东西”时代而轻易丢弃当代生活，旅行是一种“暂停键”的生活，是合法的怠惰者，但她其实一直没有“暂停”，也没有怠惰，她面对或背对这世界的一切，将心绪放在目光下一一检视，坏的好东西或新的坏东西，在其笔下俨然花园与废墟的两端俱已成形。

这世界的人守在电脑屏幕过生活时，有一批人在年轻时则已不断移动他乡他方，从人与人的遭逢里淬取人生。当大部分人都匮乏实修行动时，旅行者因年轻的内我骚动或者其他因素，将自我如法国哲学家福柯那般地直入生死爱欲的各种空间场域，而使写作得以进入更深更广的无尽试炼。

紫书说，这本书写时并无“创作”之想，但因如此直心，却更抵达了一种简单的纯粹吧。

这不禁让我的记忆飘到大学时期读的老书：村上春树《且听风吟》，其中有一段大约是写“鼠”说起和“一个女孩”去奈良旅行，他们双双在一个山坡上坐下来吹着风——望着风景。他们忽然见到对岸树林耸起一座古坟，那是过往天皇的坟墓。鼠想，“干吗要造成这么个庞然大物呢？”他说他宁愿成古坟旁的蝉、青蛙、蜘蛛或者是夏草、和风之类的，他想为这些“微物”写一点关于它们存在的一些什么东西。

紫书让我想到这样的质地。不再只是张爱玲笔下的“烟视媚行”，而是更多的“微观”慈心之温度（即使乍读一股寒气），多采魅惑的文字下，隐藏了许多也暴露了许多，文字永远不仅是文字，紫书的文字是千层糕，不同滋味在里头。年轻时的直心直性书写，是一种即将扩散四方的大才之气。

如此显得我的序真是微小啊。

祝福紫书。

## 这世界上另一个我

黎紫书

在一种维度中我们生存如肉体，在另一种维度里我们生存如灵魂。

——费尔南多·佩索阿《惶然录》

那是在QQ上一个群里的闲聊，某个年轻网友说起生命中某个特定时刻，就一瞬间的事，像脑中有根火柴“嚓”一声兀地燃烧起来，便像盲者突然看见刹那的光，第一次看见世界在光里的形体，便忽然对自身的存在有所意识。

他说到某个友人少年时对着浴室镜子漱洗，莫名其妙地，忽然对自己在镜子外面所立足的“真实世界”感到怀疑和踌躇。镜子还是每天早上面对着的同一面镜子，但就那一瞬它忽然变成朝向另一个世界敞开的一扇窗，尽管它像眨眼似的飞快地合上，但你已无可避免地瞥见了“窗外”。这窗是你从未察知的另一面镜子，它延伸了“世界”的空间感，多少照见了你在人世中的位置。

这位网友自己有过近似的经验。他说那是少年时骑自行车经

过一片荒地，因四野无人，他在那广袤无际而荒凉之极的境地中独自赶路，忽然觉得高空中有另一个“自己”正冷然注视着地面上那骑车少年的背脊。那一刻他觉得自己清楚“看到”了那荒地有多辽阔，自己又有多么渺小。

这种经验于我并不陌生，只是我不记得自己是在怎样的情况下第一次产生那种“存在的自觉”。而我甚至不认为那真是存在意识的一次启蒙，我以为那是因空间感的压迫（可能是过于局促，也可能是过于广阔）所引发的孤单、心虚和联想，或者说，一种存在的幻觉。而以后，我们长大，那腌渍在回忆中的幻象渐渐变味，慢慢被我们美化和升华成了充满玄学或哲学意味的一种成长仪式，它如此神圣——我们第一次在世界中察觉了自己。

但就连这脆薄的想法也有它的反面，我会更倾向于相信那镜像中的“真实”——并非我们在世界中察觉了自己，而是我们终于意识到世界了。

我们是以自己的所在为意识的立足点，联想到这世界可能有深度，它的多层次，多面向，多维度；它所有的可能性与所有不可测的未知。

我以为“存在”不必然与空间相关，那不在于占地多少，不在于镜子的这一边或另一边，也不在于高空中俯瞰的双目对比荒地上身影渺小的少年。两千多年前，不是曾有庄周将存在意识托于梦与蝴蝶吗？数百年前也有笛卡尔说“我思故我在”。而我想，“我

是谁？”比“我在哪里？”更像一道关乎存在的问题。

就是去年的事吧，有个来自同乡的长者在往来的电邮中说我是个存在主义者。是因为我拒绝了对方帮助我到大学深造的建议，说，我知道该走怎样的路去培养自己。说这话的时候，我已届不惑之年了，当时人在异乡，正计划着要暂止持续了快五年的行旅，回到老家去陪陪母亲，同时也静心观察与思考未来的路向。看见那长者在邮件里所提的“存在主义”时，不知怎么我笑起来了。嘿，“主义”我是不懂的，但我知道，也体会了存在。

我以为我的存在，从一开始就只是个想象。许多年来，我信奉想象的力量，它恩宠具有追逐的勇气和实践能力的信仰者，驱使他们依自己脑中的图景与心中的想望去进行创造。而我一直觉得此刻坐在这儿写着这篇序文的我，其实是我年少时坐在课堂里，于午后腾烟的日光中遐想出来的人物。那时我在练习本上练习签名，写出了“黎紫书”这笔划繁复的名字。邻座同学后来睨一眼两页纸上横七竖八画满了的名字，问我黎紫书是谁啊，我抬起头回答说那是我。

那是我。

就那样，一个本来不存在的人物，仅仅从一个名字开始，以后渐渐被经营出属于她自己的形象、经历和人格。我总觉得我是这一个“自己”的创造者和经营者，以后再无可挽回地慢慢成了旁观者，见证着这个无中生有的人物，建立起她自己的存在意义